

可夭可壽 剎那永恆

鄭湧

——記馬祖道一的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——

我們曾介紹過禪宗的「棒喝門庭」，講到了馬祖道

一。「棒喝門庭」，始於六祖慧能，而馬祖道一則是這門宗風的直接繼承和發揚光大者。不僅如此，六祖慧能所創立的南宗，亦由馬祖道一集其大成，影響深遠。據說，他的徒弟遍布大江南北，由他印可的入室弟子，就有一百三十九位之多，並且人人坐道場。我們已介紹過的趙州和尚，就是他的一個再傳弟子。所以，禪林中有「馬祖創叢林」的傳頌。

正好《碧岩錄》的第三則講馬祖道一，我們不妨對這則公案做一些解讀，借此來一睹馬祖大師的風采。

《碧岩錄》第三則：

馬大師不安，院主問：「和尚近日，尊候如何？」

大師云：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。」

馬祖道一身體不適，廟裏的監院前來問候：「您老身體怎麼樣啊？這兩天好些了嗎？」馬祖回答：「日面

佛，月面佛」。

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，雖然短短六個字，卻讓禪林弟子和禪宗的愛好者費盡了心思。連編著《碧岩錄》的圓悟克勤也說：「只這日面佛月面佛，極是難見。雪竇到此，亦是難頌。」

圓悟克勤認為，理解馬祖的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這句話，其實不必那麼費心地尋找馬大師這麼說的「意在什麼處」。這就是說，理解馬祖這樣高僧的話，不是費心去猜他所說的話的「意思」是什麼？究竟「意」在何處？馬祖說話，並不著眼於「傳『意』」，而往往只是一種「方便語句」。

不過，人們去請教得道高僧，卻是為了知道「向上一路」，怎樣把握佛祖的「旨意」，怎樣「成佛」。但是，從根本上來講，「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。」「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」，在這裏，指的不僅僅是佛祖、高

僧「不傳」言語道理，不尚「言教」；而且，佛法、佛祖西來意、如何成佛等等，也是言語所不能相傳的。因此，馬祖的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這句話裏，並沒有傳達佛法、如何成佛之類。悟道、成佛之路，這些都不要也不能從佛祖、高僧的話語裏去找。悟道、成佛、佛祖西來意，是不能「傳」或「教」的。關於這一點，有人把話說到了極致：「諸佛不曾出世，亦無一法與人。祖師不曾西來，未嘗以心傳授」。

也許，有人會問：那為什麼又說「教外別傳，單傳心印」呢？這裏不是也在講「傳」嗎？這似乎只是「傳」法的不同，而不是能不能「傳」的問題。關於這種「傳」的說法，我認為這也只是出於「不得已」而「立」的一種「方便語句」。當有弟子問道，作為師父不得不有所回答。不過，這種回答，往往是一種「方便語句」，而並不在於這些話裏真的「傳」或「教」給你什麼了，其實什麼也沒有「傳」或「教」。如果，一定要說「傳」或「教」了你什麼的話，那「也只教爾直截承當去」。

不過，話又說回來，即便是「方便語句」，也不是隨便說說。正所謂「古人垂一鉤，終不虛設」。關於這些，以後我們還會談到。

搞西方哲學的朋友說：理解這樣一種「傳」、

「教」，我倒覺得可以借用西方在哲學上的一個比方「助產婆」。這個比方，本來是講：一個人的思想的產生，是靠他自己的；別人不能替他產生思想，就像助產婆不能替別人生孩子一樣，她只能幫助產婦生出孩子。把這個說法借用過來，我們可以說：一個人的悟道、成佛，只能靠他自己，別人（包括佛祖在內）充其量也只能像助產婆那樣起一個輔助的作用，「幫」你悟道、成佛，而不能「替」你悟道、成佛。所以，這個「教」、「幫」，也只是要告訴你：你要自己努力、靠自己的力量悟道、成佛。換句話說，悟道、成佛，是你自己的追求，是你自己的責任，責無旁貸，得由你自己承擔。高僧們所能做的，「也只教爾直截承當去」。悟道、成佛，只能靠本人覺悟，任何別的人都只能稍作點撥，只是為了讓你明白：這一切，只能靠你自己。所謂的「教」、「幫」，最多也就到此為止了。

居士朋友接茬說：儘管如此，仍然有許多人不相信這只是一種「方便語句」，而硬要從佛祖、高僧的話裏去捉摸出深意來。例如，有人解釋說：馬祖此話是想告訴別人，無論有病無病，他自己一刻也沒有離開過佛。日面佛、月面佛，儘管有日、月之分，但不都是佛嗎？

不過，這種解釋，看似有些道理；其實，在禪宗裏面，它往往會被看作是「死」解。所謂「『死』解」，

是指抓住了馬祖答話裏的「日面」、「月面」、「佛」字不放，一定要從些字上找出、說明一個究竟來，去得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來。這種扣字眼、尋究竟、得出明確答案的做法，就是「『死』解」。

對於公案語句，歷來有「『活』解」、「『死』解」之分。這方面的例證很多，其中有一個例證是人們經常提到的，我不妨說給諸位聽聽：

雲門宗第四代有一個洞山曉聰，他有一段最著名的接人案例，是講接引他徒弟雲居曉舜的。有一天，曉舜去漢陽化緣，聽說當地有一位居士姓劉，有「高行」，就去會他。哪裡曉得，一見面劉居士就說：「老漢有一問，你答對了，我就供養銀兩。若答不對，那就對不起，你只好空手回山了。」曉舜乃初生牛犢，正想一試。劉居士就問：「古鏡未磨時如何？」他一聽，覺得很容易回答，就答道：「黑如漆。」又問：「磨後如何？」答：「照天照地。」劉居士聽了，對曉舜長長一揖，說道：「恭送小師父回山，請修行幾年後再來。」

自己到底錯在哪兒？曉舜百思不得其解。他回到山上，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師父曉聰。師父對他說：「那你來問我，我來回答。」曉舜問：「古鏡未磨時如何？」師父答道：「此去漢陽不遠。」曉舜接著又問：「磨後如何？」師父答：「黃鶴樓前鸚鵡洲」。

在這個公案中，曉舜對劉居士問題的回答，可以說是一種「正確的」回答。「『正確的』回答」，要求去「符合」什麼，或者去「符合」某人的說法，或者去「符合」常識，或者「符合」邏輯、數理，等等。例如，「*Yes*」，這「符合」數學的加法。而曉舜的回答，之所以「正確」，是因為它符合常識。

人的一生中，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，有的是實際的，有的是理論的，有的是數學的，有的是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地理、經濟、歷史、文學、藝術、哲學的，等等。對於這些不同的問題，需要具有不同的經驗、知識，去做出不同的回答。

但是，劉居士所問，不是上面的「知識」，也不是「常識」；而是禪宗的。這就要求能夠超越問話的具體內容、知識、常識等等，去作出一種富有禪意的回答。那些隱含禪機的提問，沒有禪宗的境界和修養，是聽不出來、把握不住的；聽不明白、把握不住，一答就錯。曉舜沒有覺察劉居士問話中的禪機，把這個本屬禪宗的問題混同於常識的問題，怎麼可能答對呢？所以，他應對有誤。而他師父一聽，就馬上發現、把握住了其中的禪機；他的回答，雖然看起來似乎和劉居士的問話內容根本不搭界，卻機鋒相對，應對得當，而富有禪意。

對問話作出字面的、常識的、知識的解釋，做「正

確」的回答，在禪宗看來，往往就是「『死』解」；相關的語句，則成「『死』句」。因此，徒弟曉舜的回答是「『死』解」、「『死』句」。而師父曉聰的回答，似是而非、似乎毫不相干，旨在言外之禪意，則是「『活』解」、「『活』句」。

這就是說：公案語句，重在「言外」之禪意。所謂「重在『言外』之禪意」，是在說，不在於這句話一定有一個明確、具體的什麼意思；而只在於給人以啓發、助力，使人能夠在「言下頓悟」。這對於被接引者的開悟，也只是起到了一點點推動、點撥的作用而已；至於能否開悟，那就全靠他自己啦。

老和尚插話：除了你講的「『死』句」、「『活』句」之外，禪宗裏還有「『能』說」和「『所』說」的分別。所謂「『能』說」，是可以說，已經說；所謂「『所』說」，是不可說，沒有說。任何人說出的話，充其量也只是「『能』說」，是可以說的。而就在這種「『能』說」、可以說、已經說出的話裏話外，也隱含著許多不可說、沒有說的東西。任何人，「『能』說」的只是絕少數，人的所想、所作所爲等等，大多數是不可說、沒有說的。

我們就拿馬祖的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這句話來做例子。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，當然是一種「說」，而且

是有所「說」、已經「說」。從字面上來看，既講到了佛，又講了日面、月面，這些都是「說」出來的、已經「說」的，是他所「『能』說」的。但是，我們並不能從這些本身得知他想「說」、實際要「說」的全部；更不可能從這些的字面看出「向上一路」來。因為，「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」，馬祖當然也不能例外，他也不能傳。即便，他想「說」出「向上一路」，他也是說不出來的，因為它是不可說的。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，釋迦牟尼佛說，他講法講了四十九年，其實什麼沒講。

不過，「『能』說」，既然是可以說、有所說，就不是白說，不是完全的無用。如果，是白說、完全的無用，像佛祖、高僧那麼智慧的人也就不說了，釋迦牟尼佛也不會一說就說了整整四十九年。既然，他們說了，自有其說的道理。在我看來，佛祖、高僧的說，都是菩薩心腸，用心良苦，對在聆聽的人都有一定的針對性，也希望他們聽了之後，能夠對他們有所幫助，有所觸動，有所覺悟。

哲學老師說：對呀！假如，我們這樣來看待馬祖的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；那麼，我們就不會過多地去考慮：這句話與監院的問話有無直接的關係。甚至可以說，馬祖以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來回答，與監院問話的具體內容恰恰是毫不相干的。這就是說，理解馬祖的

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這句話本身，也有一個境界和視野的問題。而佛祖、高僧們之所以要講話，包括馬祖的講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，主要是爲了提升聽話者的境界和視野。也許，這才是他講這句話的根本所在，而並不在於它有什麼其他具體的意思。

當然，讀者也可以去浮想連篇，解讀和生發出種種其他的意思、意義；但是，有一點是必須強調和說清楚的，那就是：必須在前面剛剛說過的那種「境界和視野提升」的基礎之上。有了這種提升爲基礎，就可以隨心所欲、爲所欲爲，而不會出錯。當然，這樣一種「境界和視野的提升」，也是要靠自己努力的，別人只能起那種「助產婆」的作用。

我們講《禪宗公案故事》，主要也應該是著眼於這些故事在境界、視野等方面給人的啓示，想藉此來推動並實現人們的「境界和視野的提升」。因此，也希望讀者能夠重視這些故事相關的「境界和視野的提升」方面，而不是著眼於從中得到什麼具體的教義或正確的結論。

居士說：在「境界和視野的提升」方面，不知可否包含那些對於人生的態度？如果可以。我倒覺得，也許可以從馬祖的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」的這句話，解讀出一

種對於人的「生、死」、「夭、壽」的達觀來。

比方說，日出日落、月圓月缺，變化不定，實屬自然。而人的生老病死，也是一種變化，也屬自然，並且也很正常，沒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。人生，就經常處在那種變化之中。有變化，就有機遇；變化不同，機遇也就不同。生病，不過是一機變而已。

日面佛，壽長一千八百歲；月面佛，壽僅一日夜。人的壽命雖有長短，但卻可天可壽，瞬間永恆。

我聽說一位易學老師，得了不治之症，並不以爲然，直至生命的最後，仍然非常樂觀。還有那位十五六歲的少年子游，壽命雖然十分短暫；但是，他能坦然面對，他生命的光輝和所留給人們的精神財富，卻是一些壽比南山者所不能。對於他們來講，生命雖然不如壽比南山者長，又何足惜哉！在我們身邊，這樣一些具有「生、死」、「夭、壽」的達觀的人其實並不少。

還有，就是莊子《齊物篇》裏的那段話，它也講出了一種對於「生、死」、「夭、壽」的態度，不妨抄錄在下面，和讀者們共享：

「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，而太山爲小；莫壽於殤子，而彭祖爲夭！」